目錄

序 ii

父親藍志一的見證 …… 1

藍志一弟兄是一位

大有信心的人 …… 8

倚靠神、常常喜樂的人 ……
22

忍辱負重、將神的愛澆灌在子女身上的人…29

關懷、扶持、堅固在患難中的肢體的
人 …38

只有別人，沒有自己的
人 ……44

隨時禱告、親近神的
人 ……51

熱切傳福音的人 …… 54

時刻準備好迎見主的人……57

一得之言 …… 60

附錄一：神的忠僕藍志一弟兄在主裡睡了 ……68

附錄二：生平年表 …… 75

序

我認識藍志一老弟兄是在 1948 年秋。他給我的印像是敬虔、端莊、穩重、和藹。

（一）備受試煉艱苦： 使徒保羅說：“**我們進入神的國，必須經歷許多艱難。”（徒十四：22）**我們所侍奉的神，正認爲藍志一老弟兄配受試煉，配遭患難，就加倍地、耐心地、雕刻他，造就他成爲神手中貴重的器皿，使他能按時分糧

（參**路** 12:42）。在人看來，他似乎是貧窮的，卻是叫許多人富足的（**林後** 6:10）。似乎不爲人所知，卻是許多人共知的（**林後** 6:9）。他雖然經過諸般的患難和試煉，但他毫無怨言；他滿口稱頌主說：“主總不會錯”。他深信主是把最好的給祂的兒女，因此，他因著信主就有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。（**彼前** 1:8）

（二）藍老弟兄手上有油餅也有薄餅（參**利** 8:26）：他的感覺是細嫩的，什麼時候遇到他，他的幾句話就摸到人裡面屬靈的光景。幾句話就叫人裡面得著供應、得著滋潤、得著飽足。他從不議論人，他常說：“你若知道他的情況，就爲他禱告好了，把他帶到主的面前就夠了。”

有一次，有一位老姊妹和他交通時說到她和某某弟兄有疙瘩。他就對哪位老姊妹說：“今天就要去和弟兄解開、和好，不要等到明天，否則

今天主來了怎麼交待？”於是，那位老姊妹立刻找著那位弟兄，承認了自己的錯誤，疙瘩解開了。

（三）藍老弟兄點燈不放在斗底下（太 5:15）：文革（文化大革命年 1966－1976）後，他（已從勞改農場釋放）在一個工廠里工作，天天不言也不語，埋頭苦幹。工廠裡的一位保健科醫生希奇他的一舉一動和一般人總是不一樣。這位醫生問他說：“你是不是一個信耶穌的?”他回答說:“是的。”他住房外面是一個公用的庭院，每天早晨他都打掃得乾乾淨淨。居委會有什麼要寫的，要做的，他總是任勞任怨地幹，因此他在居民中留下了一個很好的印象。我記得有幾次託他辦的事，他從不留到明天。他是一位等候主來的弟兄。

他的兒孫輩裡，有的已清楚得救，有的還不夠清楚。主的應許是:“**義人的後裔必得拯救。**”

（**箴** 11:21）請弟兄姊妹多多紀念藍老弟兄的下一代。

藍老弟兄好像一個孤單的客旅，他靜悄悄的來到這個世界，上世紀八十年代後他又靜悄悄的走了！（他不是走了，他是睡了。這一覺也許睡的不會很久，主就要把他叫醒，那時我們便要和他一起在空中與主相遇。）(參**帖前** 4：17)

侯頌三 寫

（當時武漢生化制藥廠廠長）

父親藍志一的見證

我的父親藍志一，於 1908 年 12 月出身在江蘇省泰縣一個十分貧寒的家庭。爺爺、奶奶去世較早，父親出生不久便被送到他外祖母家撫養。父親僅在私塾[1]讀了兩年半的書，就因信主而被迫到碾米坊[2]當學徒了。

父親是 12 歲那年蒙恩得救的。一天在放學回家的路上，他經過福音堂時被裡面傳福音的聲音深深吸引，隨後一連去聽了四十天的福音信息而決志信主。當時他的家人竭力反對，並且燒毀了他的聖經，從此就不再讓他讀書，而要他進入一間碾米坊去當學徒。在這八年學徒期間，雖然他家人不許他進福音堂，卻無法改變他的信仰。

---

[1] 舊時家庭或教師自己設立的教學所在，一般只有一個教師，採用個別教學法，沒有一定的教材和學習年限。
[2] 把穀物碾成米的作坊。

信主後，父親的心靈起了變化，外面的行爲也起了變化，裡面的燈（**人的靈是耶和華的燈——箴** 20：27）亮起來了——他看到人所犯的罪行，在他自己裡面樣樣都有，只不過像一粒罪種沒有遇到適宜的土壤、氣候而結出罪惡的果子來罷了！但如今因信耶穌，心裡面住了一位當家的保惠師——聖靈，他就能自覺地勒住自己的舌頭（參**雅** 1:26），不說謊、不罵人、不說髒話。從此以後，出黑暗入了光明（參**徒** 26:18；**彼前** 2:9），離棄偶像，歸向真神；不貪愛錢財，愛耶穌；不打牌，不看戲；愛讀聖經，愛禱告。他已脫去那些舊人和舊人的行爲，穿上了新人（ 參**西** 3:9-10）。因信耶穌，父親早年就變成了一個恨惡罪惡、喜愛公義的好孩子。

在鼎興碾米坊期間，雖不能聽福音，但他起早摸黑，禱告、讀經、自學文化、練毛筆字，數

年如一日。一有工資就買聖經、聖經百科全書及聖經函授課程，決心做一個言行一致的傳道人。

1930 年父親出差益林[3]，在益林大河邊受了浸。從此，他走到哪裏就將福音傳到哪裏，見證也就做到哪裏。他立志終生爲神所用，做個虔誠的基督徒。由於有神的生命進住，他在店裡吃苦耐勞，行事爲人深得店主的喜悅。店主就將他的愛女（我的母親）許配給他。因神的恩典，我母親不久也信了主，夫婦一生相敬如賓，互敬互愛。

1932 年武漢市[4]發生水災，災難奪去許多人的生命，不少孩童也因此成了孤兒。那時父親接受了神的呼召，與幾位主內弟兄（胡蘭生，餘香山等）成立漢口慈幼院，他則在院裡任教師。

1937 年，日本軍隊入侵中國。1938 年武漢淪陷後，又留下許多孤兒，他們就將慈幼院擴大，

---

[3] 位於江蘇省淮陰市東。
[4] 位於湖北省長江畔。

改名爲“希伯崙[5]信心孤兒院”，院址就設在漢口小董家巷 59 號福音弄裡。後因各種原因孤兒院院址多次轉移，曾轉移到蘇州、南京、武昌、慈利[6]等地。

當時孤兒院的經費來源全靠神的供應和帶領，大家在禱告中用信心仰望。有的經費是主內弟兄姊妹奉獻捐助的，也有包括來自海外的奉獻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我們隨孤兒院東搬西遷，幾乎年年更換地方。我們沒有自己的家，孤兒院就是我們的家。在這戰亂期間，自身都難保，何況近百人的孤兒院呢！但感謝神，由於祂親自的保守和帶領，許多孤兒院的孤兒都在這溫暖的環境和屬靈的氣氛的薰陶下，信主耶穌蒙恩得救並長大成才。

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全靠母親一針一線，從頭

---

[5] 希伯崙：著名歷史古城。亞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利百加、利亞均都葬在那裡（創 49:31）。大衛在希伯崙作王七年半（撒下 2:11）。
[6] 湖南省北部。

到腳，從裡到外縫製衣物來裹體，粗茶淡飯來填腹，日子過得十分艱苦。當時也沒有條件上學[7]，只是與孤兒們一起識字。母親勤勞，樸實，吃苦耐勞，又有愛心，孤兒們的衣服破了，她會幫他們縫補；孤兒若生病，她會積極照料。她從早忙到晚，話不多，很少見她休息。

記得有一天，父親從外面垃圾箱邊抱回一個瘡痍滿目的嬰兒，並爲他起名叫拉撒路（參**路加福音 16 章**）。當時我母親剛生我大妹妹不久，父親讓母親立即爲他洗瘡上藥，將母乳餵養他，卻給我大妹妹餵米湯，以基督的愛把這孩子救活。這孩子後來也信了主，並長大成人。

父親在辦孤兒院期間，終年在外奔波，一面講道，一面籌集資金供養孤兒，自己則經常省吃儉用，過著貧窮、勤儉的日子，一心想著孤兒和教會的事奉。父親後來擔任孤兒院的院長。他邊

[7] 後來蒙主奇恩，大都子女均畢業大學。

傳道、邊工作，直到 1950 年由於時局的改變，孤兒院被迫解散。父親將餘下適齡的孤兒逐個地安排了工作，只留一個年齡較小的孤兒（趙孝悌）在身邊，並帶他到上海讀書，一起生活。

1951 年到 1956 年，父親在上海福音書房擔任會計，靠工資和信心養活我們全家及一個孤兒。父親也是當時上海基督徒聚會處十二位長老之一，每逢主日，經常站講台爲主證道。1956 年元月 29 日（編註：“肅清反革命運動”掀起新的高潮），災難降臨了。父親因堅持純正信仰之真道，堅拒離經背道的行爲，真誠高舉基督爲教會元首，而被劃爲反革命分子、逮捕入獄。從這一天開始，母親和我們兄妹六人，（便成了反革命份子家屬和子女）背負上沉重的精神枷鎖，從此暗無天日，過著低人一等、遭人歧視、不堪回首的生活。1959 年 6 月 7 日，苦難中的母親在精神、經濟的雙重壓力下，腦溢血突發，不幸離開了人世。這時我們六個沒有父母看顧的孩子都還

是在校學生，無任何生活來源，悲憤交加之中，便將一切的不幸，歸咎於父親。然而受難中的父親卻甘心忍受著親人的責難，相信神的愛最終會澆灌在孩子們心靈中，他專心禱告，毫不動搖自己的信仰，直到去世。

現在，我也已是快 70 歲的人了。感謝、敬拜主！隨著歲月的流逝，特別是當我自己又回到了遠離 40 年的教會時，我對父親的一生也有了更深的認識——經歷了一個從恨到怨，到理解，最後到尊敬、仰慕的過程。他的確是一個柔和謙卑、背負十字架，跟從主、一生獻身於神的人。在我即將步入七十之際，特留筆追思緬懷我的父親。

長女——藍利亞

從前引導你們，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們要想念他們，效法他們的信心，留心看他們為人

的結局。耶穌基督昨日今日，一直到永遠，是一樣的。（來 13:7-8）

一位大有信心的人

父親是一個對神大有信心的人。因神的呼召，父親自 20 多歲接受孤兒院工作以來，總是憑著信心、倚靠天父，帶領孤兒院度過各個難關。那時孤兒院沒有任何教會或信徒固定的資助，雖然如此，父親始終深信慈愛的天父會用神蹟奇事來看顧這些孤兒，就像天上的飛鳥完全靠天父養活一樣（參太 6：25-27）。也如經上所記：**“耶穌說：‘婦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給你成全了罷。’ ”（馬太 15：28）**又如同主耶穌對門徒所說的：**“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，就是對這棵桑樹說‘你要拔起根來栽在海**

裡’，它也必聽從你們。”（路加 17：6）

父親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。經上說：“**在神我們的父面前，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，就是看顧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，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”（雅 1：27）**當父親遵照神的話語去照顧這些孤兒時，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環境或自己的能力上，而是建立在神的話語、神的應許上。就像經上所說：“**我們若照祂的旨意求甚麼，祂就聽我們，這是我們向祂所存坦然無懼的心。”（約壹 5：14）**

我記得，那一年，我們孤兒院在武昌糧道街時，有一天父親剛從教會服侍回來，孤兒院負責後勤的弟兄告訴他，米桶裡的糧食已空，明天早上開餐都有困難。父親十分有信心地說：“去吧，神會預備的。”如經上所記，“**應當一無罣**

慮，只要凡事藉著禱告、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。”(腓 4：6-7)。清晨四點他就起來跪在閣樓裏禱告，到早上六點左右，聽到樓下大門有敲門聲，工友開門一看，是一位弟兄推著板車進來，車上放著幾袋大米及蔬菜等。哈利路亞！神準備得如此豐富和及時。

他在孤兒院工作近二十年來（1931 年前後到 1951 年左右），類似的事多次發生。他“**仰望神的應許，總沒有因不信，而心裡起疑惑，反倒因信，心裡得堅固，將榮耀歸給神。”**（羅 4：20）。他常唱詩歌：“無論夜如何黑；你若讚美，神要工作，使你所信能得……”。他常說：“我所有的一切雖然很少，卻都是屬於神的；神要我支付多少，我就拿出去多少，憑神的信實而活，讓主來掌握”。

父親因著對神堅定不移的信心，帶著這一百多個孤兒度過了最困難時期，將孩子們培養成人。關於父親在孤兒院中所經歷種種神奇妙的供應和帶領，在這裏有我父親當年在俞成華醫生(教會長老)主領的一次聚會時所作的見證：在那次聚會中，俞成華醫生先介紹說: **“今天有一位弟兄從蘇州來。他多年來辦一孤兒院（初名“信心孤貧教養院”，現稱“希伯崙信心孤兒院”。），開始在武漢，後遷蘇州。他在這事工上學習事奉神，頗多對付，在認識神的事上，也有很多實實在在的經歷，他曾和我個人談過幾件事。我深知道這工作是神託付他的。今天邀他向我們作見證，這位弟兄就是我們大家熟識的藍志一弟兄。”** 父親帶領弟兄姊妹一起先讀了幾處經文:

以撒對他父親亞伯拉罕說：“ 父親哪!”亞伯拉

罕說：“我兒，我在這裡。”以撒說：“請看，火與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那裡呢?”亞伯拉罕說：“我兒，神必自己豫備作燔祭的羊羔。”於是二人同行。（創世記 22:7-8）

亞伯拉罕舉目觀看，不料，有一隻公羊，兩角扣在稠密的小樹中，亞伯拉罕就取了那隻公羊來，獻為燔祭，代替他的兒子。亞伯拉罕給那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〔意思就是“耶和華必豫備”〕。直到今日人還說:“在耶和華的山上必有豫備。”（創世記 22:13-14）

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，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;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彀了。（馬太福音 6:33-34）

我的弟兄們，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，都要以為大喜樂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當成功，使你們成全完備，毫無缺欠。（雅各書 1:2-4）

接下來就是父親的見證分享: 他說，在這非常時期，大戰的日子，地上都充滿了黑暗艱難。人在困苦中，以為神隱藏了，不獨外邦人在說，你們的神在哪裡？甚至許多神的兒女，也竟疑惑神的愛、神的能力。我們所事奉的神，實在是永活的神！祂的愛、祂的能力，絲毫沒有改變，耶穌基督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遠，是一樣的。（來 13：8）

孤兒院成立於武漢淪陷之際(八年抗日戰爭 1937-1945 期內)。那時，當地的弟兄們都避難西遷 (許多人逃往四川省) ，地方秩序未定，長江封鎖，匯兌不通，在這樣毫無依靠、毫無援助、非

常惡劣的環境中，神多年來藉著神跡供給我們養活孤兒，從來沒有誤過事。若有誤事的時候，不是神誤事，乃是人誤事。

今天俞醫生要我作見證，我只說幾件事，證明神是永活的神，不改變的主。若是我們單純地倚靠他、忠誠地順服他，他必不向你隱藏的。

一、第一次的失敗——人誤神的事

在一九四〇年的秋天，其時，我們孤兒院在武昌。

一天，我剛剛為孤兒院買好二十擔米，每擔三十二元。過了幾天，我因事來漢口，遇見了一位弟兄，他又託我買二十擔米，並說明是送給孤兒院的。感謝神！祂賜豐富，並不偶然。我回到武昌，就接到武昌救濟會的通知云：“本會得關係方面許可，向第一紗廠購運柴煤二百噸，其中半數應市銷售（當時武漢鬧煤荒），另半數配給教會機關、慈善團體。言明每噸價若干。但必須限

期預繳現款定購。逾期不購，就無法購買了。”當然以常識來說，買煤的機會千萬不能錯過，何況正鬧煤荒呢？但是我們買煤的款項，並沒有預備。

在限期最初的日子裏，我們並不著慌。我們禱告、等侯神，仰望神的供給。但一天，二天，光陰易逝，轉眼限期最末的一天來到了，在這樣情況下，人就開始籌劃了，我們就想:“米並沒漲價，院中尚有大量的米，如果錯過今天就買不著好煤了，那何不先拿漢口弟兄的米款來定煤呢？”人經過了內心的掙扎，外面的傍徨，終於在最後的時間裡，拿了買米的款，定了五噸柴煤。煤是定了，人卻做錯了神的事了！不數日，米價大漲，一漲就是一倍，由三十二元漲到六十四元。

第二年的春天，且發生了糧荒。再說煤呢，預購時，本答應幾天內就可運來，誰知一個月不運來，兩個月不運來，過了三個多月才運來。運到時，正值冬令。這時救濟會因需用堆煤的場所，來充做施粥廠煮粥的用場。這樣運到的煤就

無法存儲，必須立時全部售出。於是就公開發售，非預定戶也能以同樣價錢，自由購煤。到這時，人的大錯才露骨地顯明出來了。經過這次失敗以後，我們再有難處，就不敢憑人的頭腦智慧來決斷; 而要求問神，仰望神的靈來引領。人應當是神的僕人，不應當做神的參謀。

二、環境不能限制神

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一年，(編註:1941 年 12 月 7 日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12 月 8 日英美對日宣戰)農曆除夕日的頭一日，臘月廿九日的那一天，家家戶戶準備度舊曆年的時候，我們正好食糧已盡，囊內錢空。明知道除夕一過，有錢都買不到東西。年內有（經濟）供給來嗎？希望是很少的。時辰已到二十九日下午了，同工們聚集在辦公室，大家並不面面相覷，都知道雖然難關在眼前，裡面卻都有安息，也沒有去籌劃人的辦法。

正當這時候，外面有人敲門，來了兩位陌生的客人。接見之下，他們也不說明來意，就說要

參觀。我滿腹疑雲，心裡稍微有點忐忑不安，暗忖：可能他們是來要佔用房屋的吧？引他們參觀後，他們才說明來意。他們說："我們從沒有聽說有這個地方，我們是從漢口負有使命專為代送幾筆款來的。"

讚美主！送款的人，我們至今也不認識。除夕日的上午，我們就上街，買了米、赤豆、果品、菜蔬，豐豐富富地過了那一次的新年。在祂沒有不能的事。

三、等至最後的一秒鐘

一個主日的早晨（此時我們已經搬到蘇州來了），管錢的姊妹來說："柴草 [8]只夠燒午飯，今天若吃葷菜（在主日常有肉吃），剩錢就只夠買一天的柴草了， 如吃素菜，明後天還可維持。"我想了一想說:"還是不替神打算盤，該葷食的還是買

[8]當年許多厨房不用煤或柴，而用曬乾的稻草作燃料。

葷菜，盡所有的用完算數。”當時並沒有想到燒晚飯的柴草也不夠用，不止如此明天還無錢買菜呢！午後，神差來一位弟兄遠道而來，送來一筆款。

據那位弟兄見證說：他一周前，就受神的引導要來送款，直到今天才有機會來。這時，夕陽已經西下。同工們知道時候已晚，買柴草不易，特分頭上街，四處尋購，一個年齡較大的學生走錯了路，卻遇上了有兩堆柴草正在等人買。這麽巧，就將柴草買來了，不快不慢地接上爐灶裡末了一把火，燒熟了晚飯。哦！神的預備，常在最後的一秒鐘，才向人顯現。

四、承認並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

去年剛交冬令的時候，一個禮拜六的下午，陰霾四佈，氣候有急劇轉變的徵兆，且有雨意。我正給孩子們剪髮，一位住同院落的鄰人，叩門而入，手裡拿著一束鈔票，一見面就問，孤兒院裡可要買柴草，他明天下鄉將裝一船來賣，預購

的先付三分之二的錢，還有二十擔，可以讓院方認買。

我當時只記得孤兒院裡存餘柴草無多，大約僅夠兩天用，今冬柴草還沒有預備，竟忘記了現在手中並沒有錢，就隨口答應“要” ，並向一個同事私人借了四分之一的現金，開了四分之三的支票，湊成二十擔柴草價的三分之二付給他。等他走後，我猛然一醒，我手中既沒有錢，現款是向同工借的，支票亦是透支，我為什麼借錢買東西呢？我當即認罪禱告，晚上召集全體禱告。我認罪後，立刻對付，對同工說：“你出的錢，作為柴草是你買的，開出的那張支票，明日去收回。”

第二天主日，一早下雨，主的話一直在我裡面“承認離棄罪過的，必蒙憐恤。”（箴 28:13）既已認罪，“離棄”就不可遲緩。趁早我就冒雨出城，找那位鄰人去討回支票。哪裡想到，一到那位鄰人辦事的工廠裡，那位鄰人還沒有等我說明來意，先對我說：“藍先生！柴草已經給你們買好了。”他的手向河邊一指說：“就是這一船，等天一

放晴，就運進城卸下。”他又說：“我昨天從孤兒院裡出來，到廠裡就看見這船草，問問價錢比下鄉買還要合算，所以就替你們買定了。”我聽了他的話，當時一呆，心裡暗想“如此安排，必有神的美意。”

隨即返院召集全體禱告。我們禱告說：“如果這船草是神為我們預備的，第一，求神使天放晴。第二，求神在草秤了之後，算帳時能付得出草款而不是欠債[9]。”

感謝神！當日天就晴了，下午草船開進城。第二天卸了一天的草，第三天繼續秤未秤完的草，秤完後的當晚必須算帳。可是第一天、第二天絲毫沒有看見神的預備。第三天的下午，一位弟兄家中還有傳福音聚會，我心裡想，如果今天神的供給不來，結帳時就要坍台[10]了。我即刻跪下禱告，讚美主，裡面深處有極深的平安，且有主的話“仰望神的應許，總沒有因不信，心裡起疑

[9] 基督徒一般不欠債，特殊情況——例如臨時湊一湊，回家立即歸還。
[10] 丟臉。

惑，反倒因信，心裡得堅固，將榮耀歸給神。”（羅 4：20）。

下午照常去傳福音。那天靈裡並不受壓，散會後，歸途中一直在唱：“或這樣，或那樣，主總必預備在，主所定時候，主總必預備。”那首詩歌，歡喜快樂走到家。一進門，開門的學生對我說：“今天有銀行送匯票來。”我知道草款已有預備了。次日中午（第四天了），草船老闆才來算帳，剛剛結好了帳後，有人敲門，又是一張銀行匯票送來，數目正好夠付款，還有點餘，並且這筆匯款是從一個向無來往的小地方，由一位素不相識的弟兄寄來的。這次神為我們預備的草，足夠一個隆冬[11]之用。看見了神所做的，只有俯伏敬拜。

五、一千次的試煉是帶著一千次祝福來的

一天早晨，我在園子裡摘莧菜，因為手中的錢不夠買一餐素菜，但是同工及孤兒院學生皆不

[11] 冬天最冷的一段時期。

知底細。

我一心仰望神，想到莫勒[12]說過的話：一千次的試煉是九百九十九次，加上一次，是帶來祝福的。就安心等侯神的祝福。

果然，在下午二點收到一份匯票，是千里外的一筆款，是轉托比蘇滬[13]三倍路遠的一個地方，由銀行平信匯來的，匯款的日期距收款日期，僅隔了一天。當時蘇滬的快信，往往須一周半月方可到達。就是電匯也不能這麼快，哈利路亞！神不誤事！“他的國統管万有”(詩 103：19)，所以甚至我們平日電信的快慢，也都掌握在神的手裡。 ——藍《信徒消息》

---

[12] George Muller (100 多年前英國一個大規模孤兒院的院長。曾同時收容過二千孤兒。從不募捐，單純憑信心倚靠信實、慈愛的天父，見證大大榮耀神。

[13] 蘇州到上海的距離。

一位倚靠神、常常喜樂的人

父親因爲堅持在聖經的真理上絕不妥協，於1956 年元月 29 日被捕入獄，後被發配到青海哈德令農場勞動改造（即流放）十年[14]。改造期間涵蓋了“三年困難時期”（1959-1962 又叫“三年自然災害”），全國勞改農場餓死的人很多（有的死去一大半）。青海高原最冷時到零下攝氏 30 度，也死了許多人。當時有一個時期父親擔任倉庫的保管員，倉庫裡有許多筐留種的花生米。這種生花生米味甜、潤肺，也可充飢，又是他們勞改人員自己勞動的成果，其中也有父親的一份貢獻。

---

[14] 那個年代宗教事務部門踐踏聖經真理，不准 18 歲以下的青少年踏進禮拜堂敬拜神，而主耶穌說：“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，不要禁止他們，因爲在天國的，正是這樣的人。”（太 19：14；可 10：14）又破壞憲法所規定的“信仰自由”，禁止講主耶穌再來及“不要愛世界”（約壹 2:15-17）等等聖經重要基本信仰和教導。有關部門要審查主日講章，要求結合政治（例如“抗美援朝”時期的捐獻飛機大炮、鼓勵青年弟兄參軍等），並且派幹部主日監聽。當年爲了持守遵行神的道，許多神的僕人使女及弟兄姊妹（如袁相忱、王頌靈）被判刑流放達 20 余年。其中不乏死在勞改營的無辜聖徒。感謝神，他們都是爲了遵行神的道。無怨、無悔，主終必紀念賞賜他們。

但在那饑荒年間，他卻一顆花生米都沒私拿吃過。真是何等公義、正直，多麼清潔的良心啊。（**提後** 1:3；**徒** 24:16；**但** 6:22）父親覺得，這是一個基督徒應當做的。即使在那樣的環境下，他仍充滿喜樂。他曾對一位弟兄提起他在青海獄中的情況，說他在獄中蒙神眷顧，未受任何刑罰，也未幹過繁重的苦活，居然還讓他做管理千人大食堂的會計、保管員。感謝神，賬目無一分差錯——他如同約瑟一樣，(參**創** 39:2-6, 39:21-23;41:38-45)蒙勞改農場幹部的另眼相看。有人說，這樣好的人怎麼會到這兒來？相信是主使他在人面前有美好的見證，活出基督的形像來。刑滿時，有不少人要求回家鄉，沒有獲准，而我父親從沒提過此要求，讓勞改農場的組織決定，他卻反而獲得歸回武漢（當時在文化大革命階段，出獄[刑滿釋放]者回大城市是極困難的）。感謝統管萬有的神（**詩** 103:19），一切都在祂的權柄

下，祂如此安排，有祂的美意，願榮耀歸於我們在天上的父。

1967 年 7 月父親刑滿釋放、就地工作一年後，返回武昌紫陽村 46 號家中。這時他已年 60 歲。雖年事已高，回到武漢時，居民委員會竟然安排他去通陰溝。這是最髒，最臭的工作，但父親毫不遲疑，毫無怨言地去做。當時武漢等城市的陰溝都是老式的，在馬路底下，從馬路中央開口，上面用鐵蓋蓋嚴，陰溝堵塞時，要揭開鐵蓋，用長竹片去通，長年惡臭燻天;而他從不嫌棄，仍然高高興興地幹。後又經歷下鄉插隊勞動[15]，到東西湖開挖東流港（滅螺）勞動及修堤防汛，最後又到中南金屬結構廠當臨時工，所幹的工作就是清洗廁所，疏通下水道等又髒又累的活。但他非常認真地去做，抽空還去了解各條管路的走向，找出最易出故障的部位及原因，以至

[15] “插隊”是指加入當時人民公社基層勞動單位、產隊隊員的勞動。

於該單位稱他是處理這方面堵塞的“活地圖”。

他常以聖經中的話鼓勵自己：“**你就要以全能者為喜樂，向神仰起臉來。你要禱告祂，祂就聽你;你也要還你的願。**”“**人使你降卑，你仍可說，必得高升。謙卑的人，神必然拯救。**”（**約伯記** 22：26-27；29）。

他一直工作到 1981 年的年初才離職，回到我哥家中。幫助我哥家料理些家務。並以通信的方式與弟兄姊妹進行交通，一有機會就傳福音。

在這漫長歲月中，他無論在哪裏、從事何種工作、遇到甚麼災難、委曲等，都能充滿喜樂。他從不埋怨，并且深信他所經歷的一切人或事都有神的美意，對造就祂的兒女必有好處（**羅** 8：28）。何況有了神的同在，我們又何需擔憂呢？若發愁就是自尋苦惱，有什麼必要呢？所以他對政府工作人員及任何人都待以平常的心態，充滿

喜悅。即使他又蒙冤被錯抓了一次，也不允許我們爲他伸冤。有一次，在他被關押期間，我們童年時的一位好友去監獄探望他，那時父親身體不舒服，但他仍笑哈哈地說：“我很好，在這裡還可向其他犯人傳福音，感謝神又賜給我這個機會，傳揚祂的福音。我每天唱詩、禱告，充滿神賜的平安和喜樂，有神同在，還需要什麼呢？”——**“你就要以全能者為喜樂，向神仰起臉來。”（約伯記 22：26）**。

“文革”過後，大陸各地刮起一陣“平反風”，一時間，要求平反，申請復查，提出申訴的人比比皆是，無以計數。我們幾個作子女的也迫切希望父親能和別人一樣，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，懇求平反，清洗一家人几十年無端而受的迫害和屈辱。父親卻不以爲然，他認爲這是爲主受苦，是基督徒榮耀的歷程。[16]他對我們說，聖經上

[16] 摘自“世界所不配有的人”一文。

教導我們：“**主說，伸冤在我，我必報應。**”“**在指望中要喜樂，在患難中要忍耐。禱告要恆切。**”（**羅** 12：19，12）。他還說：“一切都在神手中。神已將我們這個家平安的帶領過來，希望你們也盡快回到神家中，共同享受屬天的平安與喜樂。”因此，他總是心中喜樂，面帶笑容，沒有絲毫怨恨、愁苦、憤懣之意。他堅持跟隨主的腳蹤，“**他被罵不還口，受害不說威嚇的話，只將自己交托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。**”（**彼得前書** 2:23），他至死都未曾要求過“平反”。（編註：“平反”是把錯判的案件或做錯的政治結論改正過來）

神的話時刻鼓勵著他，所以在任何時候他都是笑容滿面的。即使主接走他三天之後，我見他仍然帶著笑容、紅光滿面，真像安息在主的懷中、無比幸福，使人不得不將感謝、讚美獻給我

們在天上的父。在人看來他遭受了極大的委曲、冷落和痛苦，然而在他看來卻是神的祝福。

“我的心必因耶和華誇耀，謙卑人聽見，就要喜樂。”（詩篇 34：2）。

“我就走到神的祭壇，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裡。神啊，我的神！我要彈琴稱讚你。”(詩篇 43：4)。

“喜樂的心，乃是良藥；憂傷的靈，使骨枯乾。”(箴言 17：22)。

“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，我再說，你們要喜樂。”（腓立比書 4：4）。

一位忍辱負重、將神的愛澆灌在子女身上的人

1956 年，父親被劃成“反革命”，從此母親及我們兄妹六人受盡磨難及歧視。在此之前，我們生活上的開支是靠父親在上海福音書房的工資，可是一下子經濟上斷了源頭，母親只好一人挑起了生活的重擔。她一人幹了三個人的活，含

辛茹苦地供我們上學，還要低著頭出入街坊鄰里之間，受盡世人的責難。就這樣，精神的壓力，加上身體的勞累，使母親過早地離開人世，去世時年僅 48 歲。從此我們便成了沒有父母照顧的孩子。

當時小弟僅讀小學一年級，生活無望。更可悲的是，我們都被劃爲“反革命”及“黑五類”（編註：“黑五類”指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分子、壞分子、右派分子）的子女，受盡磨難、歧視。小弟自出生後沒記住父親是什麽模樣，可是在文革中，他卻要天天跪在地上擦一個大教室的地板。大弟聰明能幹，由於過不了“政治審查”的關，三年高考均不被錄取，卻被下放到農村，十年不能回城，求生的念頭幾乎斷絕。小妹糊里糊塗地被列爲學校批判對象，以至嚇出病來，隨時會昏倒在地上，擔驚受怕十幾年。大妹被下放到最邊緣、最窮困的山區十幾年。哥哥被下放到油田改造思想十幾年。我則成爲每次政治運動的

“老運動員”，政治運動一來就準備著挨批判。就這樣，我們兄妹的青春年華在“反革命子女”、“關管殺[17]子女”等歧視與非人待遇中度過，所忍受的苦楚是不能用語言表達的。爲此我們就將所有的怨恨全歸根到父親身上，年輕時提起他便咬牙切齒。個個都向所在單位表態，與他“一刀兩斷”。

沒想到的是，父親刑滿釋放後竟又回到了武漢，並像沒事似的想與我們親近，還說我們平安是神賜的福，把弟妹們氣得不得了。於是，小弟立即離開武漢到洛陽我這兒居住，其他弟妹們則不要父親再上門。這樣父親才如夢初醒，才知兒女對他的怨恨竟如此之深，因爲我們當時都離棄了神。子女對他的不理解，是父親晚年經受的另一種委曲，可以說人生最大的悲哀莫過於親人的誤解、責難和冷落。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多麼想

[17] 關管殺——“關”指坐監牢，“管”指管制，受管制的人、一切生活（例如有客人來訪或去看望什麼親人等）都要定時彙報派出所或居民委員會。“殺”指可以被判死刑的人。

得到子女的諒解與寬慰。於是他安靜地回到武昌他那獨居的破小屋，跪下禱告，他認定兒女們爲主受苦是基督徒的榮耀。他不停地爲我們代禱，也請弟兄姊妹爲我們代禱。

父親不僅爲我們禱告，並不斷地用行動彌補對兒女的虧欠。記得他回武漢做了幾年工後，得知兒女們生活都很困難，他就將省吃儉用積攢的一點錢，除奉獻神外，給每個子女 120 元，一家家地送去，當時他每月的工資才 38 元，他說虧欠我們太多，並囑咐說、神會賜福於我們的。他買了一張武漢公交汽車的通用月票，工作之餘在武漢三鎮（編註:武漢三鎮是指武昌，漢口，漢陽三地）到處跑，不是去探望主內弟兄姊妹就是去看望兒女們，不管大事小事能幫忙的都幫忙。大哥家離他最近，他經常去關心他的家，大哥的兒子學校開家長會都是他去參加的；大哥女兒的婚姻對象也是父親的同工介紹的，是一位基督徒世家的兒子，婚姻十分美滿幸福。小妹的女兒讀書住

校時，父親有時會做一點好吃的給外孫女送去。大弟的兒子出世，孩子的名字還是父親起的。

父親十分掛念我們儿女，常爲我們代禱，凡是力所能及的事他都爲我們做。如有一次我出差經過武漢，我去看望他，他得知我需買返回洛陽的車票時，他說他有辦法買到。我信以爲真，以爲他是託鐵路部門的一位弟兄或姊妹幫忙，誰知他竟然是清晨四點自己起床去排隊買來的。還有一次小弟去長沙開會，順便帶小妹的兒子去長沙玩，父親四點就起床去排隊購買車票。當時正是暑假，車票緊張，一次只能買一張，於是他排兩次隊，由於人擁擠他還摔了一跤。我們得知後感到非常慚愧和內疚，怎能讓他老人家去呢，他卻樂呵呵地說“我習慣於起早，禱告後，一邊鍛煉身體，一邊就到售票處窗口了，一點不費事，也不必給別人添麻煩”。

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以及“四人幫”（編註：“四人幫”是指江青、張春橋、姚文元和王洪文

四人。他們在“文革期間”一度十分猖狂）的倒臺，弟妹們與父親的怨恨也化解了些，但對父親的關心卻很少。當他步入七十三歲後不再做工，我們兄妹六人負擔起他的生活費，每月 90 元，都送到哥哥家，由哥哥轉給他，平常也是哥哥看望得多些，那時根本不會體諒到他的孤獨。記得有一次，小妹帶著女兒去到他的小屋，幫他做清潔，將他的被褥蚊帳洗洗，他當時激動得滿臉通紅。因武昌的老屋水管都在外面，父親興奮地見人就說：“這是我的小女兒和外孫女，他們是來看我的，還幫我洗被子。”搞得左鄰右舍都來看，這件事小妹至今難忘。老人是多麼需要親情的撫慰啊，可是我們年輕時只知道自己受過委屈，誰又曾想過或體會過父親的心情和感受呢。

1983 年父親又莫名其妙地又被抓了一次。原因是當時公安局懷疑父親所讀的聖經中夾有反革命標語的紙條，可是他一點也不知道，還正準備在小妹家住幾天。不料沒過幾小時，小妹所在的

單位及派出所就到小妹家來追查，氣得小妹及大弟狠狠的將父親訓斥一頓，並要他立即回家，不得再惹事。父親回去後沒幾天，就又一次被捕入獄了，派出所還同時抄了我哥及部分弟兄姊妹的家。過一年後他被無罪釋放，才知道是搞錯了。就這樣，我們的怨恨雖被化解，但還是反對父親讀經、禱告和傳福音。父親只有忍辱負重，默默地禱告、代求，將他的子女再次託付給神，求神賜福於我們兄妹六人。現在想起來，我們都很後悔，如果我們早點回到神家，在主裡面與父親多有交通，我們就會更多地理解他，還可從他多年經歷神的見證中獲得靈性上的長進。真遺憾，當時我們心靈的眼睛被世界的神弄瞎了（參林後 4：4），耳朵閉塞、頸項強硬，一直生活在埋怨和不服之中；而不想想主耶穌來到世上所受的各種磨難，祂是聖潔、無瑕疵的羔羊，爲了承擔我們的罪孽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流盡寶血將我們的罪

洗淨，使我們獲得永生神的生命，成爲父神的兒女。祂道成肉身，來到人間，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磨難、羞辱及委屈，但祂從未埋怨過，而是甘心情願地擔當我們的罪。我們受這點苦又算什麼呢？**就像以賽亞書 60：15 節**和**羅馬書 8:17-18 節**所記：**“你雖然被撇棄、被厭惡，甚至無人經過，我卻使你變為永遠的榮華，成為累代的喜樂。”“如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。我想現在的苦楚，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”**因此，父親總是心中喜樂，面帶笑容。

雖然我們如此頑固地離棄神，但神仍眷顧我們，祂知道我們的軟弱，用祂那慈愛的心寬恕我們，就如**詩篇 37：25 ~ 26** 所記：**“我從前年幼，現在年老，卻未見過義人被棄，也未見過他**

後裔討飯。他終日恩待人、借給人，他的後裔也蒙福。”；又如**創世紀 50：19～20“約瑟對他們說：‘不要害怕，我豈能代替神呢？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許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’”**現在我們都已是年過花甲快步入七十“古稀”的人了。哥哥以撒因病已被主接走，其他各家都已三代同堂，晚年生活都很幸福。我們雖歷經坎坷，但在神的看顧、帶領下，都順利度過了。兒孫們也事業有成，有讀完博士學位的、有正在讀的；有當醫生、有任教師、工程師的；有從事商業的、也有在政府部門工作的。雖然我們都不富裕，但也不缺乏，這不是蒙神的祝福又是什麼呢？現在我們都應回到神的家中，享受靈裡的平安與喜樂。求神繼續帶領，也請弟兄姊妹爲我們代禱，使我們能堅定信心，走好前面十字架的道路。**“忘記背**

後，努力面前的，向著標竿直跑。”（腓 3:13-14），不再回顧往日的傷心事。

一位關懷、扶持、堅固在患難中的肢體的人

一位與我父親同在青海哈德令農場勞動改造的老弟兄作見證時說：“那時我還年青，因信仰受迫害，被打成右派及反革命分子，發配到青海哈德令農場勞動改造（中國古時叫“流放”）。在大學我是學經濟管理專業的，到農場卻被安排在醫務室（一般稱作衛生員）工作。當時我提出幹不了，因這方面我一竅不通，這關係到人命，實在不敢幹。但領導命令我非幹不可，打針、換藥都歸我一個人包辦。這段時間受壓太重，自己的忍耐都用光了，總想用自己的方法逃避神的安排，但沒有用。有一天，我就一個人跑到曠野(寬闊的地方)，舉目望天、大聲呼喊說，‘神啊!你在哪裡呀？’可是神就不理我，沒有回應。我失去了神的同在，失去了平安喜樂，完全落在黑暗裡，迷失了方向。我真是苦啊！突然有一天，稀奇得很，我上廁所去時，意外地遇見一位年長的

弟兄(藍志一)，神就安排了環境，叫我們有機會在我的醫務室裡、有一段較長時間的交通，使我得到了生命的供應。他滿懷信心和喜悅地用神的話語安慰、鼓勵我，使我看到神的美意及祂長闊高深的愛。這時我平靜地回到神面前求神賜給我力量和智慧，好讓我能在人面前榮耀祂的名。我第一次爲病人打針時先作了禱告，神就賜我智慧與力量，順利完成。感謝神的親自帶領，使我在農場行醫二十多年未出過一次醫療事故，還利用了巡迴醫療的機會傳福音。‘四人幫’垮台後，神又奇妙地帶領，爲我平反、讓我返回上海，並順利辦理了退休手續。感謝主，只要順服地跟從神，神的恩典是夠我們用的。”

感謝神，2008 年 10 月我去上海出差時、有機會見到這位老弟兄(陳本微老師)，他的見證深深感動了我，也深被父親那種在黑暗中卻滿有信心、喜樂、仍舊幫助關懷肢體的心所感動。

父親勞改獲釋後，便四處找尋主內肢體。跌

倒的，他扶起來；憂傷的，他去安慰；絕望的，他把主永不改變的愛作膏油塗抹他們的傷口。

他的言語行爲，都以神的話語爲依歸，不增添、不刪減、不摻雜自己的私貨，不謬講主的真道。 “文革”結束後，陸續開放了一些禮拜堂；父親深知“三自”的根本性質（編註：基督是教會的頭（弗 5：23），是教會全體之首（西 1：18），不以基督爲頭的，不是真教會。）故總是略遲一步才去坐在禮拜堂的小角落裡。他的目的不是去“作禮拜”，爲的是要與肢體見面；並通過肢體們了解更多弟兄姊妹的下落、靈性情況和需要，以便靠主的力量去幫助他們，安慰他們。久而久之，“禮拜”結束後，許多人自動留了下來，圍著老弟兄，要求老弟兄傳講經中的真理信息，漸漸形成一個真正屬於基督的、充滿生命供應的聚會。

據一位鄭弟兄曾談起，長期以來，父親一直

堅持探望弟兄姊妹，問寒問暖，這已成爲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，目的是了解弟兄姊妹生活中的需要與困難，一旦知道後，只要自己能作的，都會全力以赴。如清晨(有時三四點鐘)帶個小凳去排隊幫弟兄姊妹購買火車票、船票、或是供應短缺的食品(當時許多食品都要憑票供應)等，這些都是經常的事。同時送去了之後，就與弟兄姊妹進行靈裡的交通，一起讀經禱告。把神的愛送到弟兄姊妹家中，雖然他年事已高，卻從不顧惜自己的身體。他常說：“彼此相愛是要付出代價的，只有通過探望才能得知弟兄姊妹的難處，彼此鼓勵。”

有一位上海的汪老姊妹，從小鋸掉一條腿，經濟上甚爲拮据，但她一向不願累著別人，肉身上實在痛苦，諸多不便，特別是天氣陰雨時。她曾多次求主快些接收她疲憊的靈魂。某天汪姊妹忽然收到從武漢寄來一百元，經她再三思索，才想起是藍弟兄以他女兒的名義匯給她的。

還有一次，一位弟兄的五姨家因遭遇暴雨襲擊，損失很大，她希望能得到該弟兄 100 元的幫助。父親知道後，他二話不說，立即去郵局寄去 100 元，一直未告訴任何人。直到數年之後，公安局找該弟兄了解我父親的經濟來源。因公安局認爲我父親做臨時工的收入非常少，竟然那樣大方地支援別人。今天給張三寄錢、明朝幫李四購物，十分慷慨，懷疑他“裡通外國”就逼那弟兄交代我父親全部收支的來龍去脈。這時，此弟兄才得知這件事，感到十分慚愧和虧欠。公安局調查結果得知，是主內弟兄姊妹對他的愛心，又從他身上流向其他有缺乏的肢體。實際上我們家的兄弟姐妹每月都給他寄去生活費的，他也都用在主內弟兄姊妹或他所知道有困難的老人身上了。所以他被主接走後，我們在他室內只找到一個 5 分錢的硬幣！

他曾利用空餘時間去照顧患病中的四位“五保戶”（編註：農村的老、弱、孤、寡、病或殘

五種人。政府保證他們的衣、食、住、醫療、安葬）老人，並最後爲他們送終。這些事他從不提起，都是從側面聽到的。

愛神的、也當愛弟兄、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。（約壹 4:21）

一位只有別人，沒有自己的人

父親一生的經歷十分坎坷，1950 年前他在孤兒院工作了 18 年，1951 年後他帶著一個年幼的孤兒來到上海，在上海福音書房任會計。他一邊工作，一邊在教會事奉，同時照料這位年幼孤兒的生活和學習。這樣一來，就顧不上照料自己的子女了。直至 1954 年春節，父親才第一次返家探親，那次並有三天的傳福音聚會，是由父親主講的。我記得有一次我的小弟弟問他："你爲何總不管我們？"，他卻說："孤兒無親人照顧，我就如他們的父母一樣，挑起照顧他們的責任。你們有母親照顧，要滿足了。"

前面說到，他自從蒙恩得救、歸向主之後，就決志一生奉獻給神，學習凡事捨己。他常背的一段經文是："**非利士人就這樣行，將兩隻有乳的母牛套在車上，將牛犢關在家裡，把耶和華的**

約櫃和裝金老鼠並金痔瘡像的匣子都放在車上。牛直行大道，往伯示麥去，一面走一面叫，不偏左右。”（撒母耳記上 6：10-12）那是表示，爲了耶和華的約櫃要直行，不要分心。主耶穌說：**“愛父母過於愛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，愛兒女過於愛我的，不配作我的門徒。不背著他的十字架跟從我的，也不配作我的門徒。（太 10：37-38）”**換言之，爲了跟隨主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並事奉神，有時我們要付出重大的代價。父親在他的言行中也都是這樣做的。在他的腦海中，神是居首位的。爲了忠於神的託付，他盡力服事孤兒及孤寡老人，服事主內的弟兄姊妹及需要幫助的窮苦人。

記得我們原租住在武昌解放路 285 號的一個大院內，兩室一廳非常寬敞。後因拆遷，就搬往福興村 30 號的一間大房，有三十多平方米，弟妹

們在那裏曾度過一段青少年時光。父親刑滿釋放回來後，他一個人居住在那裡，覺得一人住這麼大的房間太浪費，便主動要求政府給調小一些，大房子可讓給人多的家庭住。於是居民委員會將他的住房調到紫陽村 46 號一間十幾平米的小屋中，連住帶做飯也說得過去。可是沒住上一年，他的鄰居家人口多，住得擠擁，便與父親商量，想把隔牆打掉，往父親這邊移一點，擴大自家的居住面積。父親爽快的答應了，這樣他的房間只剩下六平米了，僅可放下一張床和一張書桌，其餘小東西都送給需要的人了。他在這小小的斗室裡一直住到主接他走的那一天，屋內只留下了學習聖經的心得筆記和一枚 5 分錢硬幣。他的一生都獻給了神。

另一位從孤兒院長大的孤兒在父親的追思會上提到了一件事：“一次我出差上海，順便去探訪他，他帶我外出吃飯，買了兩碗麵條，一碗肉絲蓋澆麵，他給了我，他卻給自己買了一碗陽春

麵（是當時最便宜的光麵）。晚上睡覺時，趁我剛入睡，他就將棉被全加在我身上，自己卻和衣而睡。”。在他的心中只有別人，幾乎沒有他自己。

想起我哥曾提起的一件事：“不久前，父親的小屋因屋頂大漏而需要修理，就讓他搬進醫院宿舍暫住。一天深夜，父親從洗手間回宿舍，不料寢室門已被風關上了，他不忍心敲門吵醒同寢室的職工，就獨自在值班室坐到天亮”。正如經上所記：“**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。（加 2：20）**”他是實實在在地活出了基督的馨香來。

父親也是位毫無架子的人。一位弟兄回憶說：“有一次他家廁所三、五天不通，雖竭力疏通總不奏效，越是反復攪動，越是搞得臭氣燻天，不得安寧。正巧藍老弟兄來到他的家，二話不說，捲起衣袖、穿上套鞋，拿塊破布堵住廁旁

通氣管道，三下兩下就把廁所打通了。其技巧之熟練，動作之利索，令人驚訝不已。接著又將廁所四周洗刷乾淨。親眼目睹一代神的忠僕如此謙卑、熱情服事神的百姓，心裡怎能不受感動。”

正如經上所記：“王要回答說：‘**我實在告訴你們：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作在我身上。**’” (馬太 25：40)

這位弟兄又記起父親的一個見證：“父親在獄中時，一個寒冷的季節裡(氣溫零下攝氏 30 多度)，上級按規定爲他發了一套新棉衣，他立即上交了，說他已有一套，雖舊了點，但還可以穿，這套新的可給那些最需要的人。真要感謝讚美神，他在如此重大艱難的試煉中，仍爲神作了美好的見證。祂的僕人不管走到哪裡，就把祝福帶到哪裡”，到處散發“基督馨香之氣”。

還有一次，在與武漢相距數百里的河南省，我妹夫老家一位親戚的兒子得了一種怪病，臉面

半邊完全正常，另半邊卻浮腫起來，腫得活像一個豬頭，連眼睛都陷入肉裡，見到的人莫不因這變了形狀的頭嚇得遠遠逃離，不敢正視。爲著給兒子治病，那親戚的家屬把耕牛都賣了。他們請我父親設法尋找醫術高明的大夫爲他治療。父親除了切切爲他禱告外，立即替他聯繫當地最好的武漢同濟醫學院附屬醫院，該醫院接收了他。在等待住院期間，父親又把自己的小房騰出來供他居住(這種病人連旅館也不肯收留)。而父親自己去居住在另一位弟兄家中。他還把自己不多的幾件衣服帶給病人洗換，不時過江到同濟醫院去（距三十多里路）探望照料他，並送去可口的食物及營養補品。以致同室患者羨慕不已，一再追問患者與來者究竟是什麼親戚，竟以遠超父母的愛來關懷他。

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，如經上所記：“**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，我無論在什麼景況都可以知**

足，這是我已經學會了。我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，或飽足、或飢餓、或有餘、或缺乏，隨事隨在，我都得了秘訣。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”(腓立比書 4：11～13)

父親平常生活勤儉節約。解放後在上海福音書房任會計工作期間，每月工資 56 元（編註：56 元人民幣相當於初解放時、大學生剛畢業的工資）。除了每月給家中寄 40 元作爲家用，他僅留 16 元供他與另一孤兒兩人生活的所有費用。我不知他如何過的，生活一定十分艱苦，但他從未說過苦，總是歡喜快樂地度過每一天。因他有神的同在，什麼都不缺。爲了節省開支，他親自去買菜、下廚、爲孤兒理髮，生活費用也是省而又省。他省下每一分能省的錢，去資助需要資助的肢體。然而，父親無論在家還是出門，衣服都是整整齊齊、乾乾淨淨的，他認爲這也是基督徒應有的見證之一。

一位隨時禱告、親近神的人

父親數十年如一日，無論在什麼環境和條件下，每天清晨四、五點鐘必起身禱告，親近主、感謝、讚美、敬拜主。平時也隨時禱告。遇事他最先說的一句話，就是“好好禱告”。（編者：**帖前** 5：16-18；**腓** 4：6-7；**約壹** 2：28）

多年的勞改生活不僅無法阻止他與主的親密關係，反而使他進到了“**隨時多方禱告祈求**”的境界(**以弗所書** 6：18)。他禱告時，全神貫注地、傾心吐意地、懇切地將當日擬做的每一件事，恭恭敬敬地向主面前陳明，求主引導前面的路。

有位同工弟兄見證說：“我首次遇到藍弟兄時，他正跪著禱告，我就跪在他旁，跟他一起禱告。此後我倆一見面，不是先說話，而是先跪下禱告。**藍弟兄是一位活在膝蓋上的基督徒，這是**

他得勝的秘訣。”

正如一位弟兄深有感觸地說，有聖徒把“**不住的禱告**”(帖前 5：17)比做鯨魚的呼吸。鯨魚是哺乳動物，用肺呼吸，它每隔幾分鐘必浮到海面呼吸新鮮空氣，“摸著天”。有聖徒把與神同在比作無軌電車頂上的兩根銅棒，不斷連接電源——屬靈生命和能力的泉源——神。也有聖徒把住在主裡面比作和神不斷通電話，晚上睡了也不掛斷，第二天早上醒過來又拿起電話聽筒，繼續敬拜、讚美、禱告、交通下去。”

舊約神人大衛作詩說：“**你(神)所揀選，使他親近你，住在你院中的，這人便為有福。**”(詩 65：4)。信主重生的人都“在基督裡”。但我們很容易忽略“住在祂裡面”。撒但不能使我們與基督隔絕（參加 5：4；羅 8：35-39），卻很容易引誘枝子離開葡萄樹（約 15：4-5）。嚴格地

說，這個“離開”就是我們的失敗。它不一定要我們在言行上明顯地犯罪，只要我們放棄“不住的禱告”，它的目的就達到了。這是屬靈的焦點，可惜我們常忽略那**“不可少的只有一件”(路** 10：42）。弟兄姊妹，這是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（**太** 7：24-27）的秘訣，這樣的信徒才是栽在水邊、在河旁紮根的香柏樹(**耶** 17：7-8；**民** 24：6)，是歷世歷代得勝者的秘訣。但那真正住在基督裡的人，就像保羅、藍弟兄那樣，常“在基督裡誇勝、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（參**林後** 2：14；**西** 2：15）。**因為我們在神面前，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，或滅亡的人身上，都有基督馨香之氣**”(**林後** 2：14-15)。請注意，散發基督馨香之氣意味著出代價向己死；但感謝神!這個代價仍然由於主那測不透的恩典，是

從施恩座不斷支取的。換言之，我們實在出不起這個代價，代價還是主替我們出的，真叫我們永遠感謝不盡。

一位熱切傳福音的人

父親常說：神把我們留在地上，就是要將主耶穌的救恩告訴每個人。**“神願意萬人得救”(提前 2：4，太 28：19)，“不願有一人沉淪”(彼後 3：9)**。所以他走到哪裡，就將福音傳到哪裡。即使在那受迫害的日子裡，也不忘記自己的責任。在勞改隊、在監獄裡、在船上、火車上、家中、鄰里、候車時，隨時隨地只要有機會就傳講神的愛、人的罪、神的救恩和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救贖等。他帶領了不少人信主。

感謝神，神也賜給他傳福音及趕鬼的恩賜。我記得，在抗日戰爭期間，孤兒院遷至南京時，一天早上，我正在院中玩，突然從外面闖進夫妻二人，丈夫穿著軍裝，瘋瘋癲癲的口說糊話，把我嚇一跳。一個工友立即去叫我爸，父親來後將

他們帶到客廳，自己先進內屋禱告。他們鬧得厲害，不一會父親出來，讓他跪下。父親就奉耶穌的名，爲他趕鬼。很快他就安靜下來，扶他上床睡一覺後，他一切恢復正常。起來後他們一起跪下禱告，歸榮耀於主耶穌。他的妻子是信主的，說丈夫瘋瘋癲癲鬧了半個多月，去幾間醫院看病求醫都沒有辦法，才想到來這兒。自此他們全家都信了主，並爲主作見證。這件事從小在我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至今仍記憶猶新。

在父親刑滿釋放回武漢的那段時間，傳福音領人信耶穌是被當局政府禁止的，可是他仍是見縫插針，一有機會就傳福音，爲此兒女們經常警告他。一次，父親到小妹家中，正巧小妹的一位同事爲丈夫的出路找小妹傾訴。趁小妹不在之際，父親馬上向她傳起了福音。那同事說非常憎恨她的丈夫，我父親連忙給她按手禱告，求天父關照她，使她內心消除仇恨，並求神祝福她，相

信神會叫浪子回頭的，讓她內心充滿神的愛而心裡喜樂。如今，這位同事已移居美國多年，並受洗信了耶穌，是個虔誠的基督徒，過著很幸福的家庭生活。

以後，武漢基督教堂請父親出來講道。他連續幾個星期天查考《以弗所書》，在聖靈的感動下傳道，深入淺出，有聲有色，吸引了許多的弟兄姊妹，禮拜堂座無虛席，共同享受著神的恩典。

在他生命的最後時期，父親外出到處奔走，看望眾多主內弟兄姊妹及親朋好友。他勉勵和堅固軟弱的弟兄姊妹們；努力還福音的債，讓不信的趕快回到神的懷抱中來。

一位時刻準備好迎見主的人

一位弟兄見證說：“與藍老弟兄的長期接觸中發現，他有一種異乎尋常的緊迫感，好像他每日都在準備迎接主的再臨，唯恐見主面的時侯，自己還未預備整齊，該辦的事還未辦妥。主耶穌說：**“所以你們也要預備，因爲你們想不到的時候，人子就來了。”（太 24:44；路 12:40）**所以，能在今日做好的事，他決不留到明日完成。他常說：‘或許沒有明天了’，好像主明天就要來的樣子；又好像以色列民出埃及前夜，收拾定當所有家什，包好搏麵盆、**‘腰間束帶、腳上穿鞋、手中拿杖’（出 12：11：34）**隨時隨地，聽候主的號令回天家去。因此，他的行李，簡而又簡；衣衫褲褂、日常用品、少而又少。他知道離世歸主的日子近了。至此，他每次禱告都增添一個新內容：求主在釋放他回天家時，縮短時間和

路程，免使兒女受苦，免使肢體受累。神真是聽禱告的神，完全滿足了他的要求。”

父親走前有預知，他在 1988 年 3 月 8 日晚，睡前給我表叔寫下幾句話，簡意是：“時鐘已到，主要接我歸天家了……”。正像使徒保羅說：“**我離世的時候到了。**”（**提後 4:6**）那晚，他做好了被主接走的準備，衣服、鞋、襪、帽子全穿戴整齊，後感心臟不舒服，便請鄰居去叫我哥，自己隨即上床休息，待我哥得知趕到他住處時，父親已被主接走，走得十分安祥。

父親走了，他被主接走了，走得是那麼安詳，他面帶微笑。武漢第三人民醫院的太平間旁，有一間小小的悼念室，作親友追思之用。室內橫幅寫著：“柔和、謙卑、敬虔、端莊，撇下一切，堅守真道。”這是父親給大家心中留下的形像。他的身上蓋著一面紅色十字架的白布，他的好朋友侯頌三長老親筆爲他寫了一對輓聯，輓聯寫的是：“**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**”,“**當跑的**

路我已經跑盡了”, “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”(提後 4：7)。這是對他一生的縮寫。

父親的追思會在武昌教堂舉行，來自全國的男女老少，人山人海聚集在一起將這位背負著十字架、一生獻給神的人送向天堂；也祝福他的子子孫孫永遠敬拜在耶穌的腳下，繼承祖訓，爲神而活。

執筆 ： 大女兒-藍利亞 於 2009 年 12 月 7 日
修改、補充： 妹妹(藍安息、藍黎明)、弟弟(藍熹、藍重恩)

一得之言

藍志一弟兄信件[18]摘要：

* 感謝讚美主！這次祂恩典的手維持了我們，愛的膀臂護庇了我們，**詩** 121 篇的話語，字字兌現在我們身上。我們這不配蒙恩的人竟蒙了這大的恩寵，不能叫我們不帶著驚奇的心讚美主！

* 神的同在何等甘美！志[19]此番出門，在各方面均看見神顯明的恩典，同時看見各地弟兄姊妹的飢渴要主，罪人的需要福音，自己的貧窮可憐，得以領會了一些主在近時代的心意。

* 神現在一天過一天的帶領我看祂作事。祂是工作的主，我一切都安息了，只不過在一邊來看祂的榮耀和作爲。

---

[18]抗日戰爭期間，約 1938 年－1939 年，藍志一弟兄從孤兒院所在地武漢（被日本侵略軍）大轟炸前後發出的信件中，一些珍貴的交通。內容刊在當時的《敞開的門》內。

[19] 藍志一弟兄，下同。

* 真的唯有祂是至寶。賜恩者是大過一切的恩賜， 他的寬恕是多於我們聖潔的經歷，祂的自己是遠超過祂的恩愛。我們享受祂的慈愛是非常好，可是享受祂的自己，那是比一切的好，不知更好到多少了！我真愿完全的，絕對的享受祂的“自己”。

凡事要交託神（漢口）

當志將第五期稿送去聖教書局排印時，該局就首先說到新聞紙的缺貨和價昂，其時二十三元一令，還要搶著買貨。志一面爲紙張的購買作難，一面想到主的事主會負責，就決心不豫先買紙，專心禱告，等到稿子排出後，要紙用的時候再說，再看如何。讚美主！今天稿子也排好了，漢口運到五千令新聞紙，市價大跌，現在已跌到十四元一令了。也許普通商人認爲這是市場的慣事，但我們卻不能不讚美主說，這是祂的作爲！

漢口過去一禮拜的特別聚會，神已帶領過去了。本禮拜內，有姊妹聚會，亦在神的恩中。

藍志一 三月十六日（編註：1938 年）

近兩個多月來，神在武漢教會方面施了恩。第一，在安靜中造就不少信徒，在生命上有長進。第二，常在人的工作之外，拯救罪人。第三，祂親自開了不少工作的門。爲此我們越發看見自己無能無用，祂就作許多。祂使我們更知道隱藏禱告，比奔跑工作還要緊。志纔漸漸的認識祂是工作的主，也是作工的主！願榮耀歸主名！藍志一敬上 五月二十三日（編註：1938 年）

傷兵中已有表示要接受主者，長官中亦有要福音書籍及聖經者。**神帶領志一天比一天更看見，任何的工作都沒有禱告的工作更大、更要緊了。** 藍志一 六月三日（編註：1938 年）

七月之十九日。武漢三鎮轟炸，死傷一千餘人。被炸地帶的情形，和受傷及炸死的人，其狀之慘，聽都不忍聽，更不忍睹了。惠之弟兄那裏，投四個炸彈，幸未傷人，也未坍屋。在武漢的弟兄姊妹個個都好，望放心。

藍志一 七月二十日 （編註：1938 年）

藍志一弟兄十月七日信云：『走[20]的環境雖有，而走的心還是沒有。志今晨在同心禱告的時候，深覺在漢口傳福音及救濟方面，尚有負擔，一念及此，幾欲流淚。…好者特區及租界的人，皆不離漢，**志決意不爲環境所左右…神若不清楚的指示我的路，志決不輕動**』。

藍志一弟兄十月九日信：『這幾天仍然有款項自外面匯來，同時本地居民皆可請求發給難民

[20] 指避難離開武漢地區。

證[21]自動疏散，易家墩的鄉民及弟兄方面的託領難民證者有三百餘人。信札近來收到的更多。武漢的情形已入軍事狀態。志在各方面的工作，仍結束不了。雖然處境如此，裏面極其平安。工作仍舊很忙，並且較前更忙。志現在一面靠主竭力迅速的辦理一切必辦的事，一面藉著禱告抵擋一切不是主分派的事情。』

十月十八日信：『志不敢冒險試探神，但也不能和世人一樣的頭腦。爲此志只有將這一切的重擔交託主，求神顧念。』

十月二十日信：『志夜宿百子巷，必要時或住聖教書局，或住普愛及協和醫院弟兄們處[22]。』

主留志家在漢口有其美意。志等在家完全平安。神安排志及胡弟兄，自十一月初間，參加難民區服務難民，工作特忙。內人產後，身體亦

[21] 抗戰期內特殊情況下的規定。
[22]抗戰期內，不少地方生活不安定，無固定住處。

好。小孩皆安。望繼續代禱。（神已開始賜孤兒[23]給我們了。）此請主內平安！諸兄姊均此敬候！

主內弱肢藍志一敬上

志個人息宿亦在難民區內。天天活在神的恩中，除服事難民在處內辦公外，多餘的時候，少半爲主作證，多半學習禱告。萬懇繼續爲我們禱告、代求、謝恩。

主內弱肢藍志一敬上 一月二十六日（編註：1939 年）

感謝主，藉著地上的危難，操練我們的心，更會顧念那所不見的，以追求天上的安息。謝謝在各地的兄姊，因主愛的激勵，時時記念我們，爲我們代禱，使我們留漢口的這些特別軟弱的神的孩子，藏在祂翅膀的蔭下，得蒙保守，願榮耀歸主！茲有本地教會的一點錢，國幣╳元，請爲

[23]敵機轟炸武漢導致孤兒甚多。

邊荒或內地工作之用。區區之數，聊表在漢肢體，同情於主的忠僕在不毛之地的辛勞，藉著這點微意，更說出我們的心和禱告是和他們同往的。敬祝主的僕人在各地的腳蹤步步佳美！阿們。

主內弱肢藍志一、胡蘭生謹代表在漢口的眾聖徒敬啓 二月二十四日（編註：1939 年）

近兩三月來，主一直給志看見，已往許多爲主工作之心願熱忱，與乎所著手已進行過的事，並在信札上與兄姊們所磋商的話，許多都是糊塗無知。連許多禱告，許多追求，都是自顯愚昧—雖然心是誠實的。志先前以爲心裏清潔，行爲誠實，就是好的。現在纔知道『無知』是一個罪，也纔明白一點『信心是要效法的（參來 13：7），信心的行爲是不可效法的，』兩句話的意思。現在還在求問神。至於將來如何，一天過一天仰望祂而活。“祂不喜悅馬的力大，不喜愛人

的腿快，耶和華喜愛敬畏祂和盼望祂慈愛的人（詩 147：10）。”在漢弟兄皆好。

主內弱肢藍志一敬上 三月十五日（編註：1939 年）

藍志一弟兄，四月十七日信：『孤貧院事，近來又有多方面的催促。志盼望能靠主恩，不爲需要和催促所激動。但另一方面又怕因自視過度，由於退縮而逆主命。在此種時局之下，這類的事業，雖有心有力者亦不敢問津也。敬希代禱。』－湖北漢口郵箱八十四號。

附錄一：神的忠僕藍志一弟兄在主裡睡了

“從前引導你們、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們要想念他們，效法他們的信心，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。耶穌基督昨日今日，一直到永遠，是一樣的。”（希伯來書 13：7-8）

1988 年 3 月 8 日晚，藍老弟兄在他兒子以撒家中吃過晚飯，就回到了他獨住多年的半間小屋中，他與對房宿舍郭師傅談了話，隨後又寫完了一封給妹夫的信。在信中，藍老弟兄勉勵他們信主；同時引用了《詩歌》[24]上：“現今時候已不多，旅世程途快要過”等話，說出了他自己的感覺。

九時許，藍弟兄上床睡覺，於深夜十二點時感到心跳異常，便起來敲郭師傅的門，請他去第

[24] 參《聖徒詩歌》515 首。

三醫院叫他兒子以撒來，然後自己又上床躺下。以撒得知後隨即趕來。那時弟兄已呼吸困難，失去知覺，經送醫院搶救無效。於 3 月 9 號凌晨 1 點 20 分停止了呼吸，他一生的年日是 80 歲。

3 月 12 日晨 7 時，我們到了武昌第三醫院，內外已有許多弟兄姊妹在那裡，參加在太平間舉行的向遺體告別。我們敬愛的弟兄面目如此慈祥安靜地睡著。（據一位管理太平間的弟兄說，他在這裡工作多年，從未見過如此好的容貌）。遺體上蓋著白布，布中間爲十字架。橫幅是“守住主道”，右爲“打過美好的仗”，左爲“跑盡當跑的路”（參提後 4:7-8）。感謝主，這幾句話對我們的藍弟兄來說，是多麼的確切啊！

許弟兄主持播放了《詩歌》（選本）第 265、266 等首詩歌，不停地播放著。弟兄姊妹們忍不住這暫時離別的傷痛，有的淚流滿面，一遍又一遍地圍繞遺體，總想多看一看我們的弟兄，雖然我們都知道在那榮耀的早晨，號筒吹響時，所有在

主裡睡了的弟兄姊妹都要在主的臺前再見。（參林前 15:52）

弟兄的三子三女、孫兒、孫女、和親屬們向遺體行禮告別，隨後由兒女及弟兄們將遺體抬上汽車。另一車載著家人及弟兄姊妹們送到火葬場。十時許，火化完畢。骨灰被送往黃金橋武漢市生物製品研究所分所的墓地，與弟兄的師母合葬。附近有以撒岳父母的墓，他們二位都是因藍老弟兄所傳的福音而信主的。

這墓地在山腰，舉目四望，山清水秀，極其寧靜。安葬時不停地播放著詩歌，弟兄姊妹們也同聲附和。家屬每人鏟一鏟土放於墓上，並植青松二株，聯想到這“**世界不配有的人**”（參來 11:38），竟暫安息於此。哈利路亞！

弟兄平日身體健康，一生爲主勞苦奔波，捨己爲人，受盡誤會折磨。約二十年，他獨居在半間破屋之中，那破屋是他禱告的殿。他最後一天

的日記上寫著“**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”（雅各書 5：16）**他爲福音，爲教會，爲家人，爲許許多多的弟兄姊妹流淚禱告。因他的禱告而信主或得幫助的究竟有多少，那只有神知道。

弟兄沒有留下遺言，但他一生的見證卻仍舊在說話。他是一個無可指摘的人（參**腓 2:15，帖前 2:10**）。正如主所說的：“**我知道你的行為，你略有一點力量，也曾遵守我的道，沒有棄絕我的名。”（啟 3：8）**

13 日下午二時在武昌堂舉行追思會，到會的弟兄姊妹及家屬 200 餘人。由谷牧師講道，主要內容爲“安息與思念”。他大聲說：“藍志一弟兄是神的僕人，他爲人極其謙卑、和藹可親，他的行爲是真實的、公義的、他是可愛的、有美名的、我們要思念他。”（參**腓 4:8**）

侯頌三弟兄介紹了弟兄的生平。

會後有二十餘位弟兄姊妹與家屬座談。80 多歲的劉光義弟兄，流著淚勉勵家屬要繼承父親的意願，做一個信主愛主的後代。

一位姊妹說：“弟兄是不知道有自己的人。”

一位 86 歲才信主的姊妹說：“我是一個科學工作者，喜歡尋找“真善美”。自從我認識藍老師（他要我不要叫他老師，但我還是要叫他老師），從他的話語、態度、行爲以及他的經歷和目前的境況，我看到了那真正的“真善美”。他是一個像金子一樣的人，而你們家中的人[25]卻不了解他。”

弟兄的大女兒利亞說：“今天各位的談話使我們深受感動。過去我們做子女的並不了解我們

[25] 在多年深重的苦難中，眼淚模糊了視覺，兒女們不認識老父親敬虔的真相、不了解他。藍弟兄釋放回家後，繼續不斷地在生活、工作上活出基督，子女們終於改變他們對父親的態度，接受主耶穌作他們的救主，感謝主。

的父親，只知道他愛孤兒，愛弟兄姊妹，而對我們並不關心。他經常在外，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很少。例如，我的小弟弟，父親只抱過他一次，以後相見時，父子不相識。每次“政治運動”來，我們都抬不起頭。因此我們氣他、恨他、認爲他虧欠了我們。近幾年我和父親的來往比過去多些，也因我曾有機會出國考察，看見歐美信主耶穌的教會發達興旺，使我屬靈的情形也有了轉變，使我消除了對父親的錯誤看法。我曾訪問過教會中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，問我父親究竟是怎樣的人，答道：“他是一個好弟兄。”我再問：“爲什麼不替他講話？”對方無言可答。現在我逐漸認識到，我父親是一位愛主愛人的人。”

最後一位老姊妹說：“藍弟兄對家中的人是有虧欠的[26]。但神並沒有虧欠你們，義人的後裔必

[26] 爲了忠心跟隨主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萬分無奈地連累了全家，帶給妻子、兒女極大地艱難和痛苦，這確是事實。但不要忘記，爲主的緣故受苦，吃虧，主是知道的。主不虧負任何人，是滿了恩典的主。

定蒙福。今天你們兄妹六人，大都是大學畢業，個個成家立業，在座的兄弟姊妹們恐怕都比不上你們。這難道不是神因我們的藍弟兄而加倍祝福他的家嗎？”

感謝神，因藍弟兄的去世，他的子女們在不同程度上有了屬靈方面的轉變。神必恩待義人的後代，因著眾聖徒的呼求，神一定會使弟兄全家歸主。

交通在“但願尊貴，榮耀，平安歸給羔羊直到永古，……”的歌聲中結束。

附記：以上不過是弟兄睡了前後的一些經過，但弟兄的一生榮神益人的好事蹟，希望知道他的人，把這位見證人的事迹寫下，留給那些後來的人知道。好使我們的主大得榮耀，教會多受造就。

1988.3.18

（編註：敬請直接、間接認識藍老弟兄的年長聖徒、爲主的緣故將你確知有關藍志一弟兄的見證

事迹告訴我們，以便在再版時加進去。藍志一老弟兄我見過多次（那是上世紀 40 年代），只是當初沒個機會面對面分享交通。如果 CCTM 電郵（每本 CCTM 新出版的書在扉頁上都有電郵地址。）不通，可請你國外親友轉告，謝謝！）

附錄二：生平年表

年代	年歲	大事記
1908.12 月	0	生於江蘇省泰縣
1920	12	蒙恩得救
1930	22	受浸
1932-1950	24-42	最初在漢口成立慈幼院，以後擴大，改名為希伯崙信心孤兒院，地址多次遷移（他的家和妻兒也隨著孤兒院遷移）。最後的院址在蘇州，孤兒最多時有一百多名。
1951-1956	43-48	在上海福音書房任會計，這期間也是上海聚會處十二位長老

		之一。
1956.1 月	48	被捕入獄，被流放到青海哈德令勞改農場勞動改造。
1959	51	妻子去世，僅 48 歲。
1967.7	59	十年刑滿後，又就地勞動一年。
1968	60	返回武昌，被安排做通陰溝的工作；之後又被送去下鄉勞動及修堤等。後又派到一個工廠做清洗廁所，疏通下水道等又髒又累的活。
1981	73	離職後與弟兄姊妹多有交通並廣傳福音。
1983	75	又蒙冤被錯抓二次，共一年，後被無罪釋放。
1988.3 月	80	息了地上的勞苦。